

左堤自杀未成后,我开始疯狂追求她

13

青春励志

李师江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中文系在校学生我——师江,爱上女生左堤,被外校开除而投宿他寝室的铁哥们凯子愿意帮我牵线,结果我发现凯子与左堤相恋,我与左堤、凯子反目。后左堤被凯子所伤害,寻求自杀未果,我终于有机会向左堤表达真爱,却发现左堤爱上了老师。我在痛苦中自卑,主动退缩,在毕业之夜,才知道事情出乎意料……

小说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活为背景,对大学生活到大学体制以及大学生心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剖析。

上期回顾

为了庆祝凯子找到工作,左堤约我一起去吃饭。饭桌上,凯子得意地告诉我们他答应和漂亮女同事吃饭,左堤听后伤心离开。一天,一位女同学考试回来后发现左堤在宿舍里割腕自杀了。

“哦,是蛮传奇的。”我冷静道,“那左堤呢?”

“嗨,这事闹得,我正想找机会跟你谈谈。我正头疼呢。上周左堤也跟你这样,鬼使神差地就跑来了,刚好钱浅也在,她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,流着泪跑回去了。钱浅这边也闹,搞得我焦头烂额……”

这时水箱里一阵惊天动地的放水声,卫生间的门动了动,凯子停止了说话声。卫生间的门打开了,钱浅走了出来,客观地说,确实是一个白皙的温婉的女孩,但我此刻内心燃烧着一团怒火,根本无暇去品评任何一个姑娘。钱浅朝我点了点头,算是招呼。我招呼凯子进卫生间,把门关上。

“什么事神秘兮兮的?”凯子问道,显然他现在很怵我的想法。我招了招手,道:“你他妈的过来看看尿能不能吃。”我揪住他的头,往马桶里摁。在他快喝到马桶里的水时,他反应过来,一个猛力的挣扎,几乎把我掀翻在地。我们互相抓住对方,用眼睛对峙。“为什么这样?”凯子问道。

“本来是我的女人,我让给你,你却这样伤害她,你还是人吗?”“嘿,你的女人?行,你能拿走就拿走呀!”我积郁已久的愤怒和屈辱,在又一次咆哮而出。我又一次扑向凯子,一个我曾经非常信任非常亲切的人。我们像两条鳄鱼在狭窄的空间里发出搏斗的撞击声。钱浅在外头叫道:“你们干什么?”我顺手拉了马桶水箱的绳子,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我们的搏斗声。钱浅在外使劲敲门,撞得山响。凯子腾出手来把门打开,随即我们喘着粗气停止了战斗,凯子脖子上留下一道抓痕,我的后脑勺留下一个包子。

“这是我自己的事,关你屁事!”凯子气急败坏道。

“左堤的事,就是我的事,以后你再动她,我就跟你拼了。”钱浅目瞪口呆,愣在那里。我走了出来,把他家的破房门关上,气急败坏地叫道:“左堤已经自杀了,你跟她就一刀两断吧!”

我再次在班上看到左堤,发现她变得出奇的乐观,除了手腕上一条蚯蚓一样的疤痕,好似没发生过任何事,而且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,虽然灿烂中可以看出一丝故意。她一定是想让别人知道,她早已走出了阴霾。

我像一只棕熊在风中嗅到猎物的气味,虽然尚不清楚猎物的具体位置,但足以欣喜。没事的时候,我像一只发情的野猫,围着女生宿舍乱转。机会就是这样给有准备的人,在周日的上午,我终于撞出门的左堤了。

她走出学校南门,径直走向22路车站牌,在她身后五十米的地方,丝毫没有察觉,看来干鬼鬼祟祟的事我也相当内行。一辆两节车厢的22路公交车喘着粗气从北太平庄方向过来,我几乎在车门关闭的一瞬间闯上去,车门很不情愿地关上,把我紧紧压扁在人堆里。在她看到我的一瞬间,我艰难地吐出三个已经准备了很久的字:“真……巧呀。”

如果做一个演员,我是很没有前途的。左堤并没有在意我拙劣的演技,当成了真的巧遇,问道:“啊,你去哪儿呀?”“我去西什库教堂做礼拜。”“太巧了,我也是。”“你也信教?”“也信一点。”“不会吧,我感觉你好像对佛教更有兴趣。”“哦,什么教都信一点……主要是研究,最后发现殊途同归。”

我们在西四下车,我尾随她进入教堂,因为我之前从未来过。在这宁静、肃穆、幽暗的气氛中,左堤专

注念经,让我感觉她是另一个人。当时我还不明白,为什么这么多人无所事事,来这里背诵着根本不用考试的《圣经》。

春夏之交的气息如一只看不见的手,把我的身体从外到里撩拨了一下,沉寂的荷尔蒙又蠢蠢欲动了。回顾我多年来追女孩的态度,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:胆怯。这种胆怯也许源于自卑。只有极少数的情境,也能如疯狗般热切。

梯形教室,我少有地坐在前排,左堤的旁边。我在进入教室的一瞬间,看见左堤边上有个空位,我从女生堆里挤了进来。左堤并不在意,现在她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,一切风轻云淡。下课后,我尾随着左堤,坚决邀请她找个地方深刻地聊一聊。我十分迫切地想推心置腹陈述出我的爱,她得有个明确的表态,否则如鲠在喉。

但左堤并不能体会我的焦躁,回道:“不行,我得回宿舍。”“回去干什么呢?”“吃饭。”“我有比吃饭重要一百倍的事要告诉你。”“那也得等饭吃了呀。你看看,现在已经是第四节课,饭菜剩下了几样了,再不去打饭,食堂就关门了。”

“其实我可以请你吃饭,我们不必到食堂去。”我攥着口袋,不好意思道。因为我是个穷人,但这口气很像是一个有钱人,一种自知之明使我惭愧。“你是不是没事就请女生吃饭?”左堤反问道。“不,不……其实我从来没请女生吃过饭……”看着我急得语无伦次,左堤微笑着岔开话题道:“你看,鼻毛这么长了,也不剪掉。”

我的鼻毛确实很长,常常伸出鼻孔,感知外面的消息,我又没有剪鼻毛的习惯,只不过把它们赶回去。现在让左堤注意到了,真不好意思,同时我也敏锐地感到左堤能关注我这样的细节,无疑是利好消息。“那

么,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跟我谈一谈呢?”“晚自习时间吧,你可以打电话找我。”

这算是个不错的答复,我心中窃喜,又似怨妇一样埋怨起女生楼电话的占线程度,一直把左堤送到女生楼,才怅然若失地回来。但回到宿舍的时候,我的内心充盈着对左堤的爱,因为有了希望,这种爱更加强烈,像能看得见的飘在头上的气球,使我充实。那一刻我感觉到,幸亏爱上了一个女孩,要不然来大学干什么,虚度年华。我在兴奋中开始找剪刀剪掉鼻毛。

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约左堤出来,对我来说这是个已经预定的约会,但电话里左堤却拒绝了。她说有事,没法跟我见面了,便匆匆挂断电话。我像个被拔掉奶嘴的婴儿,除了突兀的难受,浮想联翩。我想会不会是她一丁点儿都不喜欢我,让我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呢?会不会是我哪一点冒犯了她而我毫无察觉呢?甚至,会不会是凯子突然出现,她与凯子再续前缘了呢?总之,我脑子里关于悲剧的想像力喷薄而出,每一种可能都像一把刀子在扎我。

第二天,我知道左堤确实是因为母亲病重,连夜买了车票回家。我的心从深渊又弹到半空,好像左堤亲口对我说过爱我似的。

“离开这无聊的校园,去寻找左堤”。这句话最先我只是灵光一闪,冒出来的诗句。我觉得当务之急并非要左堤答应我的求爱,而是倾诉,我太需要把一股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左堤是个合适的倾听者,她那么成熟、温婉,必定有容纳我言语的怀抱。

我买到了火车票,坐车到了乐山。“你来干什么?”左堤恍然觉得是梦。“过来看看你。”看着她惊疑的表情,我心里怦怦跳,表情却轻描淡写。

盒子发出的声音引来了一个怪东西

1

惊悚悬疑

南派三叔 乾坤 著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六十年前,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,五万英灵长存边陲,胡康河谷尸首如山,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。只在隔年,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,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、不容质疑、绝对服从,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。

他们要去寻找什么?那片看似平常的丛林为什么如同拥有生命一般,诱惑着他们、吞噬着他们、捕猎着他们?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,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、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,他们愕然发现,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……

我们的故事,还在继续。声音从两三里外的地方响起,清冷的月光下,几百只野鸟犹如疯了一样,从林子里扑腾出来冲上天空。一帮人上了树,看到远处的丛林里,树冠在奇怪地成片晃着,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穿梭。廖国仁拿着望远镜调整着焦距看了一阵,说了句:“不是鬼子。”

从树上下来,军医却突然摇了摇手里的盒子,奇怪道:“队长,这东西又不响了?”廖国仁接过盒子无所谓地摇了摇又递回去,“先不管它,去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”

突然,一阵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几乎是同时,本来已经平静的丛林忽然炸了起来,随即四周的草里,跑出了成百上千只不知道是什么的动物。赵半括看着这一切叫道:“队长,刚才的鸟和现在这些东西,怎么感觉都是远处那动静闹出来的?”廖国仁一把拉开了枪栓:“这种时候不要多想。我不管它是不是冲咱们来的,既然来了,就去见识一下。”

大家小心戒备着朝前搜索了过去。但两公里后,却是什么都没发现。大家又打着手电往前摸去。赵半括正想着那些泥和树的事,肩膀却被军医拍了一下道:“我去方便一下,你们先走,我后脚就到。”

赵半括回头看四周没什么异常,廖国仁他们走得也不快,就嘱咐他快点。但走了一段,却发现军医还没跟过来。他觉得不对,起身往后找,但走了几步还没看到人,一阵声音却从一侧的树林里突然响了起来。几乎同一时间,后方的林子传过来一阵闷响,嗡嗡的就朝军医刚才离队撒尿的地方冲了过去!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同时传来一阵树木断裂倒地的声音。接着军医惊恐的喊叫也传了过来。赵半括大吃了一惊,招呼了廖国仁一声,自己端着枪就朝那里窜过去,跑了没几

步,还没接近动静发生地,那阵动静却从另一个方向响起,又一下跑远了。他惊讶地站住了身子,廖国仁却跟上来推了他一把道:“愣着干什么,快找人。”

赵半括冲到军医撒尿的那棵树下,那里却没人。廖国仁冷声道:“散开,继续找。”十分钟后,依然没有结果。大家开始有点暴躁,一阵熟悉的声音又开始在左边某个位置响了起来。那声音很短,长毛离得近,哈了一声就冲了过去。随后一帮人终于在一棵大树根部的大洞里发现了军医。廖国仁抓住浑身泥水的军医喝道:“刚才怎么回事?”军医愣了几秒才道:“我撒完尿,走了几步要找你,盒子就突然响了,然后那鬼东西就冲我追过来!我只能没命地跑,最后就撞到了那个树洞里,然后没多久你们就来了。”

赵半括暗道好险,跟着问道:“那鬼东西长什么样子你看到没有?”军医一阵摇头:“我他妈的躲都来不及,哪还敢看啊?”

王思毫抬了抬眼镜,说道,“队长,那东西应该是跟着盒子的声音走的。”廖国仁点了点头,王思毫继续道:“老草包你好好想想,你刚才抱着盒子,都在树洞里干过什么?”军医被问得有些急躁,不耐烦道:“那时我往里一摔,盒子就整个压到了泥坑里,然后就没听见响了。”王思毫转向廖国仁道:“是这么回事了。可能泥水才是盒子不响的原因。后来盒子又响了两次,鬼东西又出来了,应该是因为老草包把盒子上的泥擦掉了。”

众人听到这里,都点头。一帮人都看着廖国仁,他却从军医那里拿回盒子,用布包好,只说了一句:“走吧。”长毛不动了,慢慢走到另一棵树边,看着他们大声说道:“还要走?他妈的让你们去死你们就去

啊?”

大家都停下来看着他,廖国仁转过身,冷冷地说道:“我的命令是继续。”长毛还是没有动,王思毫走到他身边,骂道:“长毛你他娘的想干吗?”长毛冷笑了一下,枪口指向了王思毫,厉声骂道:“老子要跟队长谈谈,你他妈的算哪根葱?”

王思毫脸色变了,枪也立即竖了起来,军医赶忙跑过来劝道:“别激动别激动,都是自家兄弟,有话好好说。”

“自家兄弟?”长毛“呸”了一声,“天底下,老子就没见过自家兄弟让自家兄弟送死的。”廖国仁板着脸没说话,军医和王思毫停住不动了,赵半括明白长毛这么说是什么意思,依现在的形势,他们几个人几把枪就想对付那个不着边际的怪物,确实有些扯。

看没人反驳自己,长毛的语调缓和了些:“队长,任务已经失败了,现在这事跟任务没什么鸟关系,老草包刚才差点被怪物吃了,你为什么还要坚持找它?别不是为了刀子,而是为了贪功吧!”这话一说,廖国仁的面色立刻变了,手猛地伸到了枪套上。军医吓得够呛,冲到阮灵身边说:“队长不是那样的人,你个混蛋胡说什么?”

长毛笑了一下,猛推开军医。抬手把枪对到阮灵的脸前,直视着廖国仁道:“这一路死了多少人,到现在还拉我们垫背!任务没完成,我们顶多挨骂,你他娘的可是丢了前程啊。你当人人都是蠢货吗?”这边廖国仁手已经往上提马要发怒,赵半括头皮麻了一下,忍不住喊道:“长毛,有话好好说,别冲动,万一刀子真的还活着呢?”

长毛哼了一声:“你信这女人?刀子死前什么样,他那种状态,可能坚持到现在吗?”气氛又僵住了。廖

国仁此时却变沉默了,过了好一阵才慢慢说道:“长毛说的,不全错,但我相信,刀子还没死。”

说完,他把自己的背包摔到地上,开始把里面的东西分成了两份,又拿出他们原来的地图,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一通,然后连同一些食物,一股脑摔到长毛面前,冷冷地道:“你想走的话,走吧!”

长毛愣了,看了一阵地上的东西,最后头一扬道:“这是你说的。”廖国仁背过身,不带感情地道:“谁也想走的,我不拦。”

这话让一帮人都是一惊,王思毫瞥了长毛一眼,哼了一声,拉着阮灵走到廖国仁身边。军医看了看,马上也开口道:“我……队长,我肯定跟你走,我他妈的才不要跟着那个长毛妖怪。”

“滚你的蛋。”长毛骂了一声,不客气地把地上的东西收到了自己包里,然后猛然看向赵半括。什么意思,真要分了?赵半括一下愣住了,他完全没心理准备。长毛看他说话,就没好气地催了一句。

廖国仁看赵半括这么犹豫,立即眼神暗了,转过身停了几秒,跟着就大步朝前走去。赵半括顿时有点心酸,他很矛盾地叫了声:“队长,我……”忽然黑暗中飞过来一个东西,砸到了他脚下,廖国仁的声音传来:“拿着指北针,快滚。”

第二天,两个人开始了回去的行军。赵半括心里因为昨天的离别而压抑得要命,但长毛却很洒脱,这让他对他的痞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。

天上开始下起了大雨,他们不急,索性就慢慢地走,磨蹭着走了几个小时,赵半括有些累,下意识想找棵大树靠一靠时,却立即被长毛制止:“别乱动,这里有雷子。”